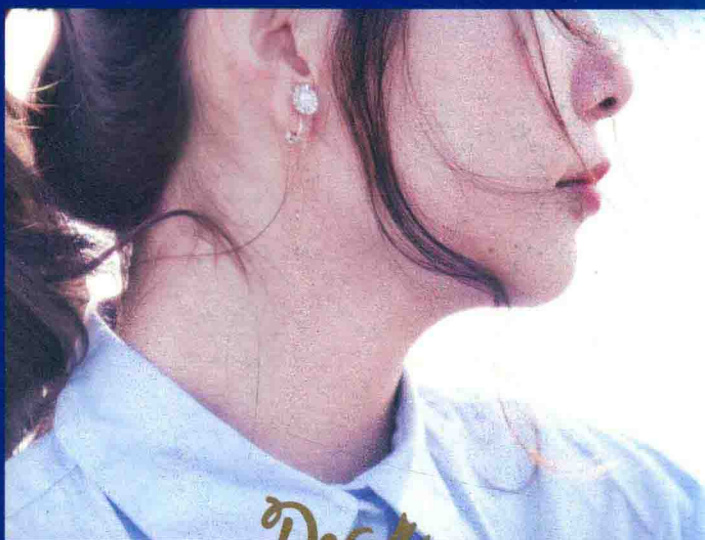


亲爱的面试官

白羽·著



Dear
Interviewer

一顾终生误，十年欢情薄

金融迷局，爱情迷局，人在局中，身不由己。

亲爱的面试官

■ 白羽·著

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亲爱的面试官 / 白羽著. — 石家庄: 花山文艺出版社, 2018.8

ISBN 978-7-5511-3944-1

I. ①亲… II. ①白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086241号

书 名: 亲爱的面试官

著 者: 白 羽

责任编辑: 李 爽

责任校对: 李 伟

出版发行: 花山文艺出版社 (邮政编码: 050061)

(河北省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330号)

销售热线: 0311-88643221/29/31/32/26

传 真: 0311-88643225

印 刷: 天津旭丰源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787×1092 1/16

印 张: 17

字 数: 290千字

版 次: 2018年9月第1版

2018年9月第1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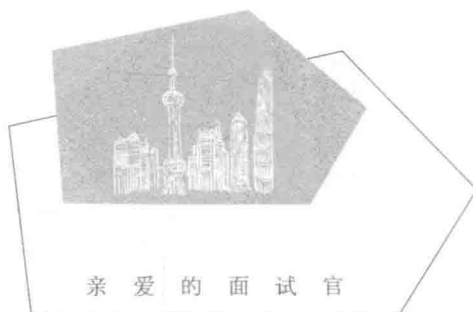
书 号: ISBN 978-7-5511-3944-1

定 价: 46.00元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·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)

CONTENTS

目 录



楔子 琉璃三境 _ 001

第一章 上海故事，北京酒 _ 005

第二章 炎生与秀珠 _ 018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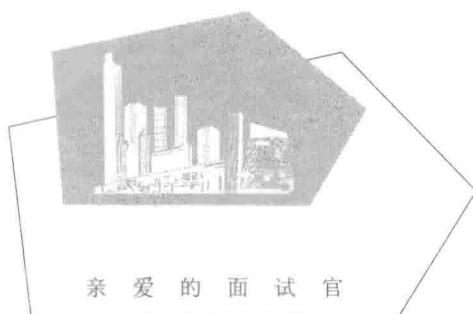
第三章 初见你时，顾盼生辉 _ 036

第四章 邮筒里的信笺，点亮了所有灰暗 _ 060

第五章 那时，我也为你委屈过 _ 086

第六章 步步为营，处处惊心 _ 103

第七章 为你，我已竭尽全力 _ 118



第八章 兜兜转转，早已分不清因果 _ 151

第九章 几时再见，也难回从前 _ 176

第十章 一颗真心，永不相负 _ 200

第十一章 我想陪着你，过完这一生 _ 224

第十二章 在你给的世界里，画地为牢 _ 252

第十三章 落雪惊繁花，终究难逃 _ 262

终章 欲说还休 _ 268

楔子 琉璃三境



更深露重，冷汗涔涔，恨别惊心。

又做梦了，总做同一个梦，在同一个地方醒来，夜复夜夜，年复年年。

一个既陌生又熟悉的地方，一个似乎曾经去过，还似乎伤过心的地方。

隐隐记得，它有一个好听的名字——琉璃三境。

啊，琉璃三境，是了，就是它。

琉璃，火与水的交融，阴与阳的交锋，男与女，刚与柔。

红尘万丈，情爱，如这琉璃，纯洁无瑕，剔透华光。

用高温淬炼，经雨水打磨，呈实境、幻境、妄境。

三境皆是情爱，又不完全是情爱，是欲念，是执迷，是菩提。

愿化身琉璃，心存菩提，自在我心，诸事随性。

可惜她不懂，无悟，不觉知。

不懂外婆为外公，秀珠为炎生，倾尽一生的无悔；不懂母亲张妍，背负牺牲，错过志鸿，抱憾终身的刻骨。

不懂自己将全副孺慕给了白帆，只换来一个若即若离的背影。他温文宽广的关怀，究竟代表什么，是舐犊，是知遇，还是彼此相悦？

不懂自己用尽十年的缘分，在这红尘情爱里陪顾超然结结实实走了一遭，到

头换来的又是什么，是爱，是恨，是悔？他拥有月亮般皎皎华光，又深藏沟坎阴影，教她如何面对，这月亮般的男子鲜为人知的一面？

“我想在你生日前请你吃顿饭。如果没记错的话，今年的12月5日是你35岁生日。几时有空，想吃什么告诉我，我来安排。邀请爸爸妈妈和小林一起。”在毫无征兆毫无特殊可言的某一天，桑静接到了白帆的短信。

一个单身女子35岁生日，能到哪里去？每年桑静都加班错过，唯一不错过的是白帆十几年如一日的准时短信，简洁到只有“生日快乐，小寿星。代向爸爸妈妈问好。舅舅”。今年，他提早了近一个月。

一个自从认识开始，就记住你生辰的男子，是不是应该用一生去回报？桑静悻悻地想，最好不要！提到小林，她瞥见手机镜面照出的自己狡黠的笑容。那个神秘的小林，你从不怀疑吗？那个恰巧与你同姓，刚好同样肺部纹理增生、肺炎低烧的小林，那个连我父母都不晓得，却在你耳边甚是活跃的小林。白帆（她一直固执地在自己的世界里直呼他的笔名），你从来没有怀疑过他，或者我吗？算了，该回他短信了。桑静拿起手机，编辑起来。

“我问问爸妈和小林。我要去趟北京，有什么要带的吗？”

沉默，良久，他的沉默她懂，亦如她的意思他懂。

“没有。”又是沉默。

好吧，桑静，你成功地伤了他的心，只有在说到北京说到她时，他才会因你的话而触及心灵深处。可是，你不痛吗？好痛。何苦？桑静的心渐沉在夕阳的影子里。

“几时去？何时回？快年末了，还去？”

“下周，就两天。一家基金公司开年度策略报告会，几个数得上的经济学家都去，姜总没空，让我去。我才做团队负责人，自然多担当些。”

“那边雾霾重，上次我给你的茶带去。”

“晚上别出去乱跑，你北京有朋友我知道，但一个女孩子不安全。”

她注意到他一口气连发了两条短信。

“舅舅，我不是小孩了，我都一个人住好几年了，别担心！”

“最近，北京下雪，看到铺天盖地的北京雪景，手痒，写了首诗，帮我看看。

《申城夜话》的小编缺配图短诗，你去北京拍的雪景借我吧！”

桑静也回了两条，字比他多。她深深不齿于自己的计较，可还是暗暗计较着。

“吃饭早点定，你带诗，我带照片。”

意料之中的，白帆还是担心了，意料之外的，他是亲自来表达他的担心的。

去北京出差，桑静总共只告诉了两个人，一个顾超然，一个白帆。

顾超然是桑静短信通知的，他倒好，隔了一天发了条短信：“来京后给我电话，晚上别安排，我请你吃饭。切记！”一条短信打发了她也罢了，还一副领导模样自居，自大狂！至于白帆，态度和顾超然截然不同。部门骨干还在讨论明年全行零售条线经营计划和指标，他老人家就给她来了电话。

“舅舅，我在开会，回头回电。”桑静忙摁掉电话，回复短信。

“我在楼下，好了就下来找我。”

“我们开会早着呢，您别等我，先回去吧。”

“没事，我在楼下星巴克。不急。”

“好。”

接下来的会，桑静基本已经听不见胡总在说什么。不停看着时间，嫌时间太快，又嫌时间太慢。下午三点的会，硬生生开到六点半，眼看再晚就吃不到行里的加班餐，胡总格外开恩，让他们先吃饭，再开会。

桑静飞也似的赶到楼下星巴克，白帆果然有备而来，一台笔记本电脑，一个人定定坐着。一件大衣，一条棕色格子围巾，举手投足满是儒雅。桑静直勾勾地看着他，心里涌起一阵凄凉，想就这样看他一辈子，他却抬起了头。

“行服挺漂亮。”他唇角微微上扬，一抹微笑照得她浑身酥麻。

这一幕似曾相识，桑静不由得想起前几年顾超然突然出差来上海，不由分说开车接她去吃午饭，更衣的时间都没给她。看着她穿着一套中式改良西服，调侃道：“原来这套服装还能穿得这么好看？这玫红色的腰线也太醉人了吧！”他上下打量着她，像极了白瑞德第一眼打量斯佳丽。桑静心里只有那句经典的台词：他这么看我，好像我没穿衣服。

那时，她涨红了脸，慌张地问他：“这腰线是挺丑的，你见过这套行服？”

“一家设计师，我们行的小姑娘天天在我面前晃，怎么就没看出有什么好看呢？我知道了，下次招几个好看的，免得影响我们分行的形象！”

桑静拼命甩甩头，怎么又想起他了？被白帆夸完，她同样再次窘得说不出话了。脑子一片空白，忘记要说些什么。

“你这是……”白帆似乎也和她一样，一瞬地走神。

“开会一半，吃饭，吃完饭继续开。找我什么事？”

“给你带了专业口罩，带去用。最近北京空气质量差，你看到PM2.5高了，就戴一个。”

她看着他，眼里除了温柔还是温柔。她心里一暖：他心里是有我的，我知道！

“其实，你真没必要亲自送来，叫个快递就……”她有些语塞。

“退休人士，发挥余热。”他自嘲，又一次笑了。他最近怎么心情不错，她认识他那么多年，他多是来去匆匆，眉眼总有化不开的愁绪。难得看见他笑。

“桑静——”

“同事叫我吃晚饭了。”桑静傻傻地说。

“嗯，快去吧。”

“好。”

“等等。”

“怎么了？”

“路上小心，晚上别和朋友出去，别喝酒，坐计程车小心些。还有……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一定戴口罩！”

“知道了！”桑静天南地北地出差也不知多少次了，每次场面上的酒也没少喝过。其实，她酒精过敏，样子挺吓人，他知道。

他这次怎么了？虽然觉得他挺奇怪的，心里是熨帖的。桑静反复地默念着，似乎是要证明给自己看：他真的在乎我，非常在乎，即使仅仅为了母亲。

“桑静！快来啊！再不吃就没菜了。”桑静望望声音的方向，再瞅瞅白帆。

“快去吧。”他抿嘴冲她点点头。

“那，我去吃饭了。”她一步三回头地望向他。

“去吧。我也走了。”

桑静飞快地奔向同事，在一片揣测声中欢快地争辩着、聒噪着。白帆缓缓站起，突然胸口一痛，险些晕过去。

第一章 上海故事，北京酒

—

穿越雾霭沉沉，首都居然以一种清冽的寒冷姿态迎接访客。天空蓝得发亮，金色的银杏一树一树晃得人眼都睁不开。天气格外晴朗，能见度高不说，还出奇的没有风。桑静自忖：这绝对是我人品爆棚！

一到北京，丝毫没有耽搁，桑静直奔会议，记各类笔记，与各色人交换名片。第一天累到虚脱，又拖着行李，从二环打车堵了两个小时回酒店。因为第二天去分行和同业调研，她愣是把酒店订在了金融街。神啊，这堵车，一度桑静看着越来越荒凉的路，心里恐惧陡升。那司机还一路打听户口似的盘问她情况。看她就是不回复，就急了“嘿，你这小丫头，年纪不大，架子挺大”。桑静心里苦笑：我都快三轮的人了，还小丫头！嘴里没敢说，终于开到熟悉的金融街，一颗心算放下了，沾床就昏迷了。第二天一身小西装，精神满满去调研。

调研完，中午分行非要招待，各种推辞，硬说自己和朋友约了饭局才摆脱。回到酒店，桑静准备完同业访谈提纲，又起身出发。在车上一看手机，一个未接来电，微信里一条语音留言：“怎么没来找我？”声音浑厚，又带着金属般的磁性。顾——超——然！天，把他给忘了，回头不定被他怎么折磨。这个男人记仇还爱喝酒，自己非被整死不可。可是，谁让他是前领导，是名义上的师兄，还是于她有知遇之恩的人呢。唉，真是欠他的。季怀说得没错，在自己柔弱的外表之下，有一颗比谁都坚定的心，谁都奈何不了她，除了两个人……一个是白帆，对他，桑静是无可奈何地臣服，一个是顾超然，对他，是黔驴技穷地佩服。戴上那些面

具穿梭人前，若说她桑静是孙悟空，他顾超然绝对是如来佛祖，她绝翻不出他的五指山。桑静想了想，还是决定乖乖地打个电话给他，免得他灭了。念及此，蓦地，她缩了下脖子，拨了他的电话。

电话通了，没等自己没志气地赔不是，就听到那个好听却透着无穷威严的声音排山倒海般地压过来：“怎么才给我打电话？”

“我，我那不是没停过嘛。”

“忙是吧？嗯，好。”这“好”字铮铮作响，哪是好，分明就是万万的不好。

“我……”

“下午在哪儿，结束半小时前短信我，派车子来接你。穿得……”

“穿得？”

“漂亮些。”

还没等桑静反应过来，电话已然断了。没有时间辩驳，没时间反对，还要穿得漂亮些。还嫌丢老领导的脸！现在的她，可是已经在总行混的人！虽然不是那种摇曳生姿的，可打扮得也是大方得体。漂亮些，这么抽象，这么主观，就算对自己一百个满意，你顾超然一个“no”（不），还不是不行！

然而，桑静还是在同业工作结束后匆匆回来换了套衣服。月白色的羽绒服，里面一件宝蓝色的羊绒衫，鸡心领露出一枚紫色的翡翠，双耳各缀一颗珍珠，略施了点粉，涂了个淡淡的口红。看着镜子里的自己，桑静还是比较满意的，真的和外婆的一张相片很像，和母亲就是一双眼睛的区别。还没来得及细想，车就来了，司机核对了手机号码、名字，确认她就是他们顾行长要接的人，就载着她一路狂奔而去。钻进黑色的奔驰商务车，桑静在短暂的那么一秒里有种被绑架了的窒息感，想起了白帆，想起了他再三的叮嘱。桑静深深自责起来：确实太草率了，这是个陌生的城市，顾超然也说不上是多熟悉的人，自己就真的连一点儿也不担心他有什么叵测居心吗？他不会的。下次不能这样了，她告诫自己。可这次，既来之则安之，且观其变吧。

车子在三环至二环之间堵了一个多小时，桑静用这两个小时想了一堆骂顾超然的话，怎样指桑骂槐地说，怎样心直口快地说，怎样楚楚可怜地骂，怎样不带脏字地骂。当她一头钻出黑色奔驰时，眼前是黑色的幕布下满天的星子，红色的砖瓦，黄色的墙根，耳机里李健的《什刹海》悠悠然哼着，想起早晨摇曳的银杏叶，刹那间就被融化了。这就是她心中的北京。

桑静被领入一个小小的宅院，夜色昏黄，只记得院子里一池子的睡莲灯，灯里飘着雾气，四溢着淡淡的香。扯开厚厚的棉帘子，入眼一片灯光。刚才在车里闷了两个小时，又是夜视后骤亮，头有些晕眩，眼里竟然带着斑斑泪光。满屋子酒味，只见一个身材健硕、面貌英俊的男子被一群人簇拥，眼里都是醉意。他抬起眼，与她月白色的身影相对……

看见桑静的那一瞬，顾超然甚是自责。他怎么就让她来了？今天这个场面，岂是三杯两盏就能了结？他这么贸然让她一个姑娘成了全场焦点，置她何地？可是一想到她明天就回去了，想到她来后拖到现在才打电话，他是有一丝怨怪的。怨怪，他有什么资格怨怪，他顾超然是她什么人？他直勾勾地看着她泪眼婆娑的样子，心里有诉说不出的心疼。刚刚喝过的酒，已然清醒了。

“来，桑静，来坐我旁边。”他第一反应，让他的下属给她挪开个位置。

“哟，这位是行长夫人吧。”果然，不怀好意的眼神齐刷刷聚焦在她身上。桑静求救般地看着他，眼底把这几个北方大汉悉数收入，盘算了他们的酒量和顾超然阵营的实力。毫不犹豫地迈步走向他的左手边。

他也是一脸坦荡，不辩解，不附和。

“桑静，我以前的老部下，非常优秀。到北京出差来看看我。桑静，这是徐总，这是洛总。”

“徐总好，洛总好……”还没来得及说完话，桑静就被顾超然拉了落座。

没待桑静把位置坐热，顾超然腾地站起，雷霆之势举杯走向刚才猜疑她身份的男子：“今天的聚会既是新交的聚会，庆祝这一年我们这几个志同道合的合作伙伴相识相交，感谢两位兄长鼎力相助；又是旧友重逢的聚会，过了今年的最后几天，我们都是跨了年的老朋友，来年更要互助互惠。来，来，来，小弟敬两位兄长，先干为敬。”说罢，拿起白酒杯一饮而尽。

认识顾超然那么久，他从来都是劝别人酒有份，被灌无门。桑静不由得想：这唱的哪出啊，今天竟然主动找酒喝？

“哪里，哪里，超然，我们兄弟谈感谢就远了，兄弟间的感情用酒说话。来，换个大碗。”那人一脸笑意，手下可没闲着，他身边的人拿了个海碗就笑嘻嘻上来了。

“超然，你还是南方腔不改，我们北方人都是大碗喝酒大口吃肉，这样的碗才配得上顾行长。”

还未等顾超然开口，一个瘦小个子的南方人开口了：“徐总，顾行长，我是深圳人，要说南，我大概是这里最南方的人。就让我这个南方人体会体会北方的豪爽。”自己人，桑静心里默默记下。

“超然，你手下的兵也太护主心切了吧，还是怕你顾行长喝这点儿就倒了？超然，好好教育教育。”

“小沈，掺和什么？我这次从澳洲带来些冰酒，去车上拿来。我要好好敬敬两位哥哥。还不快去，愣在这里做什么？知道在哪儿吗？我告诉你。”顾超然一脸的淡然，让人捉摸不透。他轻轻在小沈耳边嘱咐了几句，小沈便退了出去。

“超然，你手下体恤你，我们理解。可是这也太急了点吧。我看小桑，一副巾帼不让须眉的样子，又是你曾经的得力干将，你的这杯酒也别喝了，小桑，来，替你们领导喝了，就算罚了你迟到的酒。”

果然，火引了过来。桑静想着，这火迟早要来的，既然他们有心在顾超然面前试自己，那就给他个面子，好歹替他挡了这第一杯。后面……师兄，你可要救我！她心里默默想着，眼睛一转不转地看着顾超然，右手慢慢抬起。忽然，一只宽大的手按在她的手上，威严有力。她抬起头看着眼前的男子，他仍然一脸的超然世外。

“她酒精过敏。刚刚的酒本来就是敬两位哥哥的，哪有让人代替的道理？”不容分说，直接抢过碗就往自己嘴里送。

在接下来的两个小时里，桑静自知自己成了顾超然酒桌上唯一但是致命的软肋。但凡有人要向她敬酒，顾超然必定出面化解。这次，大概是他喝得最多的一次吧。

以前在行里，顾超然有个很雅致的别号——酒仙。不仅在于他能喝，更在于酒后，他字字珠玑，妙语连珠。他能让被劝酒的人心甘情愿地喝，他能让平时拘谨持重的人主动请酒。他最擅长走《艺术人生》的路线，通过一次喝酒把你的心路历程摸得一清二楚，还做知心哥哥，在你已烂醉如泥时，帮你分析各种心事。所以，他所到之处，从未输过，换句话说，没有人见过他的醉态。

今天他彻底颠覆了多年来在她心中的形象，他全不似平时的伶牙俐齿，只顾招架，只顾替她挡酒。桑静有些不解，其实，他大可不必如此，自己真是过敏，一喝酒就浑身皮肤发红发痒，但正因为此，她只消一口便可自证。他多此一举又何苦？到底他是挡酒还是求醉？整个筵席，他桌子底下的一只手死死盖在她的手

背上，那股力量之大，她竟有些害怕。

终于，几个醉得步态凌乱的人站起身，他也跟着摇摇晃晃站起，小沈连忙上前搀扶。

“各位领导，里屋晾着醒酒茶，到房间里醒醒酒吧。”小沈边将顾超然往另一个门送，一边朝对面的男人们说。

顾超然则借酒势拉着两人往里面走，边走边说。那两人在他耳旁低语，还不时回头瞥了桑静几眼。此时，桑静心里有些慌，却也说不出慌张什么，就听顾超然爽朗的笑声传出：“两位哥哥真会说笑，这是要犯错误的，我家夫人还不和我拼命？”他头也不回，径自往里面走。

那两人带来的手下摇晃着酒杯还想走近前来，小沈已一个箭步走到她跟前：“桑姑娘，顾行长让我送你回去。”谢天谢地，还以为顾超然把她晾一边了。桑静暗自庆幸，这大晚上的让她上哪儿叫车回酒店，嗯，善始善终，够意思！

她坐上奔驰，车窗半掩，小沈坐在副驾驶的位置，一路沿着护城河缓缓而行。小沈这个南方人充当起了临时向导，指给她看哪个是雍王府，哪个是鬼子六的居所，哪条胡同有哪位名人的故居。这一路上，车子开得不疾不徐，这哪是送自己回酒店，分明是圆了她夜走北京的梦。原来，他临别时千叮万嘱小沈的，是别忘了给她讲这老北京的掌故。北京，自己来过多少次，都是用眼去了解她，这次，唯一的一次，她用耳朵去听、用眼睛去看、用心去感受。小沈之所以一杯酒都未替他领导挡，居然是为此一用。而顾超然却为自己，挡了整整一个晚上的酒……想到此，桑静有那么一点儿感怀，可紧随其后的却是怨，怨他这么鲁莽地拉她入局，原本与自己无干的局。所以，归根到底，今天的醉态，是他顾超然活该。

二

最终在12月5日，一个大雨如注的中午，走进衡山拾玖中餐厅的只有桑静和白帆。这又是个平淡无奇的周末，见完白帆后，它会变得不平淡，至少对桑静他们家来说。

一早桑静的爸妈打电话给桑静说外公又送医院了。近一年了，九十多岁的老人往来于医院和家里，犹如徘徊于黄泉路上。可是，每当病危通知书来势汹汹的

时候，这个有趣的老头总能从黑白无常的手里逃跑。就像当年他从汪伪政府的爪牙里机智地逃脱一样。他一直都是一个健谈风趣的人，带着小生意人家的次子应有的势力和圆滑。反正，他老人家福大命大，桑静的父母也见怪不怪，嘱咐她不必在意这无数次匆匆的过程，这个可爱的倔老头还健康得很呢。

“既然和你林舅舅约好了，就去吧。外公有我和你爸，岁数大了，冬天一到，心血管舒张不够，供血不足，心率失衡是正常的。这么多趟来来去去，我们早有准备。你林舅舅那么多年一直独居，最近又从位置上退休成了闲人。想必也是因为这个才给你提早过这个小生日，去吧。”

衡山拾玖中餐厅，中央是一幅落地的织锦，绘着飞天和云彩，色彩鲜艳华丽。地毯是正红色，从电梯口一直指引桑静到中式纱帘屏风后，背景音乐清歌曼妙，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冬天午后特有的暧昧，空调肆意地烘蒸，酒店浓郁的香氛，倦意和醉意袭来。一切朦胧而不真实。白帆原本扶着眼镜看菜单，突然猛抬头迎向她抖落大衣上细密雨珠时慌张局促的眼神，她的刘海被雨水打湿，贴在前额，整个狼狈被他看了去。他没有说话，只是定定地看着，眼中一丝惶惑。她知道他看见了什么，惶惑什么，心里抽痛了一下。他从她哀求告饶的眼睛里，看见了在桑静十二岁那年从她眼睛里看到的，她母亲的眼神。

桑静的父母在他们的年代里据说是很登对的伉俪。从王开曾挂过的那张结婚照来看，父母的自夸所言非虚。她父亲有着英俊的五官，健硕的体魄，一米八的身高在人堆里分外显眼。她母亲则继承了外公所有的优点，大大的眼睛，光洁的皮肤，大理石般的鼻梁，以及玫瑰花瓣般柔软淡雅的唇角。可是桑静却是一个失败的复制品，企图再造完美，却输给了造物主。她从美丽的母亲那里唯一继承的，就是这个敏感委屈不安求助的眼神。即使眼睛的轮廓像极了父亲，却依然是母亲的神韵。

桑静是一个在人情世故方面十分敏感而早慧的孩子，就是用这个眼神，她很早就看懂了贫穷和富贵在亲人眼里的差别，看懂了母亲早年丧母的凄苦，以及母亲柔弱外表下内心的坚强与隐忍。她和母亲是如此不同，一个丑娃娃，一个父母优质基因下的叛变者；她和母亲又如此相同，其实除了那个眼神，她始终都不是一个等待王子解救的“Cinderella”（灰姑娘）。只有季怀知道自己的秘密，他

曾经喝醉了酒在桑静的宿舍楼下恨恨地吼：“桑静，你就是一妖孽！所有刚认识你的人，都想保护你，就因为你那看人的眼神，结果谁爱上你谁倒霉，你就是块万年寒冰，还自带极光，光芒万丈，压根就不稀罕人保护。”是的，那无辜柔弱的眼神，并不代表她就同她的名字一样是个安静的需要保护的女孩。在继承了这个眼神后，少女就开始长大了，犹如一颗种子在土壤里拼命延展，却不显露。始终静静地在那里等候，不知道等候了多久，等到了与他的第一次见面，白帆，小小的萌芽破土而出。

一切仿佛回到那年，站在一旁，桑静远远看着十二岁的自己，留着和相片里的母亲一样的童花头，粉色绣金丝线的夹袄，琵琶状盘扣，是母亲的嫁衣。有人敲门，亲娘（奶奶）说：“囡，去应门，问问啥人。”那时，民风淳朴，人与人之间没有那么多防范和诡计。“吱——呀”门被拉出一个细缝，一个小小的脑袋伸了出来，紧接着是一个羞怯敏感的眼神，似设问又似疑问。

就是这个眼神让林卓倍感熟悉：“我找张妍，我是她……以前的同事。”一抹似是而非的调皮掠过他的脸庞，一闪即逝。

女孩捕捉到了这抹调皮，她很快判断出他的智慧和敏捷。“噢”女孩漫不经心地回答，“爸爸妈妈出去买东西了，快回来了。”她后退一步，门此刻已半开，仿佛测量林卓身体宽度似的，女孩示意他侧身入内。

“那我等等吧。”他并未客套，进门后按女孩的指示坐在房间里。

女孩没有说话，安静地倒茶，然后放在桌上，推至林卓面前。既没有开口说话的意思，也没有转身离开的意思。她坐在对面的椅子上，仔细打量着眼前这个男子。那个眼神淡淡的，林卓看不清里面是什么，就像当年他看不懂张妍的眼神。虽然她的眼神大部分是受惊后的敏感，但偶尔流露出的这种淡然，让他完全不得要领。他更不理解眼前这个十二三岁穿着不合她年龄的衣服，有着比同龄人早熟神情的女孩为何也会有这样的眼神。

漫长的静默，刚好让她看了个够。他简直就是个干瘪的小老头，才过不惑的年纪，人就有些驼背，头发灰褐色还夹杂了几丝白发，亏得这白发，倒使他有了一点精神。由于脸孔的骨架小，消瘦使得两颊更加凹陷，鼻梁是挺挺的，下巴微尖，两片薄唇，皮肤是难得的白皙，脸颊和嘴唇没有血色。穿一件黑色的棉风衣，身

形如脸颊般瘦削。浑身上下没有任何特别之处。

他很礼貌地垂首，体贴地没有去环顾四周，忽略已经磨得褪了色的红木家具，水渍爬满不断剥落的水泥墙，空气中弥漫着发霉的味道，甚至少女不合身高不合场合的棉衣。

他起先低头，定定地看着地面有些拘谨，他知道这个受惊小鹿般的女孩在打量他。然后，他瞥了一眼书桌上放的《简·爱》，决定用双眼迎接她。

瞬时，这具敏感略带女性气质，明显缺乏生命力的皮囊变得不同了。双眸漆黑如墨，眼神如炬，整个眼睛放着光彩，透着厚厚的眼镜片照亮了自己，也点燃了女孩心中的种子。

“囡，啥人啊？”亲娘从里间走来。

“妈妈同事，亲娘，我招呼伊吃茶。”

“好。”

“你喜欢看书？”他俯下身，靠近女孩，一个成年人迁就一个孩子的身高。

“嗯。”女孩点头。

“还看什么？”

“《三个火枪手》《基督山伯爵》《奇婚记》《福尔摩斯全集》《傲慢与偏见》……”女孩说得极快，是在历数珍宝。那一刻，她的眼睛闪烁着希冀的光芒，充满着自信的光彩。

“最喜欢哪本？”

“《简·爱》”

他看着女孩，深深地看入心中，这次，她是真的慌乱了。我们之所以爱一本书、一幅画、一个人，无非因为他们是他们心中的投射。怎样的心情才会有怎样的喜好。女孩向一个素昧平生的男子承认了自己的喜好，其实袒露了内心的秘密。他的嘴角微微上扬，仿佛似是而非地向她说：“我懂了！”

你懂了吗？女孩在心里微微地颤抖，连她的母亲都不曾懂她的心情。

十二岁的时候甚至更早，她就读懂了舅舅们提起父亲时的轻慢，他们总是对母亲说：“桑从文人是挺好的，就是太懒了，一点儿也不照顾你。”她敏捷地看懂了，妹妹十岁生日是在游船上吃着海鲜过的，她是和父母在家里点着微弱的蜡